

壹、代序

1964年詩人白萩結束傢俱公司，舉家從臺北遷至太太娘家臺南定居。

1972年二月，詩人舉家從臺南遷回臺中市。八月出版第四本詩集《香頌》，詩集內頁寫著：「獻給與我生活在新美街的伴侶」。

2015年三月，正式拜訪詩人白萩，我開始傳記書寫工作。詩人出生台中，寓居台北，不曾為這兩座城市寫下任何一篇詩作以為誌記，八年的臺南生活，完成一本《香頌》四十二首詩，深刻呈現詩人與生活搏鬥，與自我對話的印記。我書寫白萩，台南新美街開始在我的生活裡不時顯現。

當迷失台北車陣間，不時想起詩人〈雨夜〉一詩：「唉，走遍黑暗中不知所去的街道/當雨傾瀉似流浪的人」，眼前那不知所措的我頓時掉入時光隧道，跟著詩人遁入昔日短如盲腸的新美街。苦澀又酸楚的詩句，將新美街的生活光影一一倒帶重現，我想親身走過新美街，看看是否能與詩人筆下的公寓女郎不期而遇，能否來到詩人昔日賃居的陽光庭院，摘取〈新美街〉一詩裡的那株交織着酸甜滋味的檸檬枝？

在一次訪談中，詩人提及當時居住在「新美街一號」，附近曾是航運的出入口，各地貨物經由此出入府城，詩人筆下的新美街短如盲腸，熱鬧的米街四處充斥着迎接商旅的大旅社。沒想到來到今日的新美街，已是一條跨越民生路、民權路及民生路的狹長街道，而簇新門牌的「新美街一號」，早已非昔日的米街第一家。

透過訪談、資料，我一步一步穿梭在今昔的新美街，找尋《香頌》裡那位年輕詩人曾經生活的斑駁光影，體會詩人投身藝術創作與現實生活拉扯的心情，也深深愛上了這條街，這座城市。

2015年底，透過個人主觀的非虛構式書寫，順利完成了詩人白萩的傳記，卻也從此捨不得離開台南。2016年六月，獲得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類補助，開始著手書寫「城市慢半拍：台南作家追想曲」；七月，申請為期兩個月的「南寧文學家」

進駐計劃，透過「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的安排，我在台南的兩個月，擁有屬於自己的第一個家。從新美街出發，繼續為葉石濤、楊逵、陳秀喜、楊熾昌、蔡素芬書寫作家生命與書寫的台南，這一座「看/不見的城市」。

2016年九月，在臺北國立台灣師大附中語資班與特色課程班開設「雙城齊謀：臺北 v.s. 臺南聲景地圖」課程，並與台南一中陳依潔老師帶領的語資班進行雙城交流。課程內容其實不僅想介紹台北與台南作家，更希望能將學生帶出教室，在閱讀文本之餘，還能親身走過作家筆下充滿故事的巷弄，聆聽每一處真實的心跳聲。看見兩校同學在課業忙碌之餘，互相造訪，增進交流，並留下聆聽城市的紀錄，足以證明城市的偉大絕不能只依賴先人的筆路藍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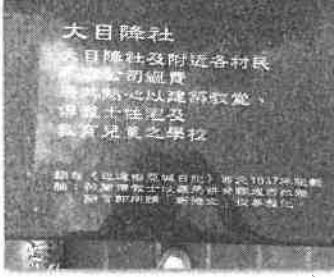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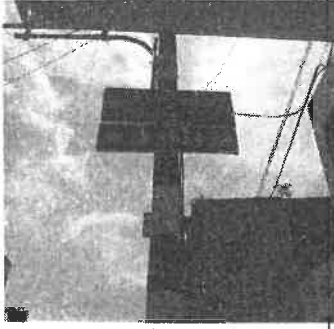


2018年七月，又再度回到台南我的家，放下台北的行李，台南我的城突然下起滂沱大雨，我的窗前已看不見昔日陪伴我的「鬼醫院」，我在雨中繼續安心完成心裡的這座城。想起白萩寫的〈項圈〉一詩：「而雨走在新美街/千絲萬絲纏不清/直到遠遠的墳場/才停歇」，台南這座城，多麼神奇的一座城，每個人走其間，每段時間，它都呈現着各異的傳說，都不想輕易地只說著一人一地的故事。這座城，它想讓你自己說，以自己的足跡，自我的詮釋。

在葉石濤葫蘆巷賃居的銅鐘仔、蔡素芬的七股出海口、楊熾昌初戀情人的台南郵便局、與陳秀喜一同行至關子嶺的詩句，還有童年楊逵的新化玫瑰，這些發生在台南的故事，故事裡有我，有一路協助我完成作品的朋友們，依潔、敬川、育彥、堂銘、慶華、小實、Mike、附中 1426 及特課同學們、台南一中 317 好男兒等等，以及許多接受採訪的朋友們，謝謝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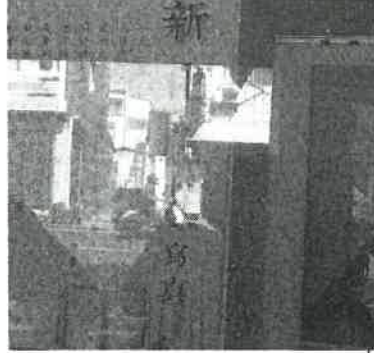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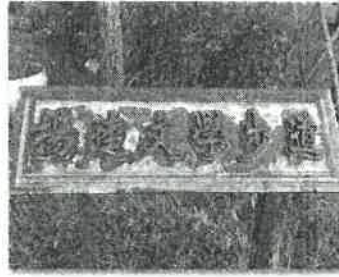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有一段話：「只有馬可·波羅的報告能夠讓忽必烈汗從注定要崩塌的圍牆和塔樓中看出一個圖案細緻、足以逃過白蟻蛀食的窗格子。」當一切注定就要崩塌，書寫，成為抵抗時間的唯一利器，讓我們繼續愛戀着、打拼着，在我們的城。

二、城市慢半拍：文學地景掇影

玫瑰新樂園：楊逵（圖/文 顧蕙倩）

		
<p>1906 年楊逵出生於台南州大目降街，即今日台南市新化區。新化舊稱「大目降」，早年原為西拉雅平埔族聚落，「大目降」為西拉雅語 Tavocan 音譯，意為「山林之地」。</p>	<p>藉由台南市新化區「楊逵文學紀念館」的文物展示，我們得以近距離接近楊逵。</p>	<p>觀音亭位於楊逵老家的斜對面，童年的他常到亭前廣場和朋友同樂。</p>
		
<p>楊逵老家位於大目降街 247 號，即現在新化區中山路與大同街交叉口，今已改為現代建築。不滿十歲的楊逵，曾在老家親眼目睹從台南開往噶吧</p>	<p>原新化街役場是日治時期新化地區的行政中心。2017 年夏天，台北師大附中同學來到這裡，以行旅見證楊逵的文學生活。</p>	<p>新化高中原為台南一中的新化分部，楊逵正是台南一中前身台南二中學校的首屆學生。</p>

昨鎮壓民眾的日軍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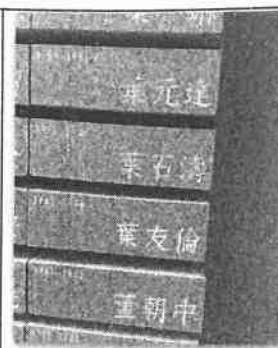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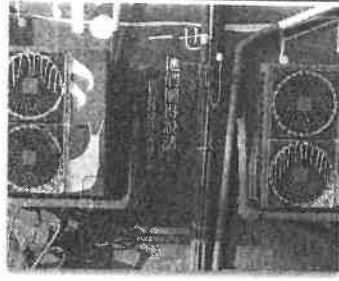
自大目降公學校畢業後，楊逵曾在大哥服務的新化糖業試驗所當了一年工友，所在地現為新化高工。校園內有一條全長 150 公尺的「楊逵文學步道」。

新化老街舊稱「大目降街」，新舊建築並陳，蘊含着楊逵的文學生命的地景令人留戀不已。

楊逵小時候就讀大目降公學校，現已改建為新化國小，校園內處處可見楊逵作品的介紹。

銅鐘仔的獨白：葉石濤（圖/文 顧蕙倩）

		
<p>1936 年，葉石濤自末廣公學校畢業，考入台南州立第二中學（今台南一中）就讀。中學三年級，創作第一篇小說〈媽祖祭〉。</p>	<p>1942 年 12 月 23 日日本作家西川滿前往臺南公會堂（今之「吳園」）演講，吸引了葉石濤的注意，一下課即奔赴會場。</p>	<p>葉石濤童年居住的大厝位於忠義路（舊稱打銀街）與民權路交叉口，日治時期屬於白金町。現為「國花商業大樓」。</p>
		
<p>2017 年夏天，台北師大附中語資班同學在閱讀一系列葉石濤作品同時，前往葉石濤文紀念館，懷想這位訴說府城生活的偉大作家。</p>	<p>2016-2017 年規劃臺北師大附中「雙城齊謀：臺北 v.s. 台南聲景地圖」特色課程，帶領選修同學前往台南，走讀相關文學地景。此為葉石濤的蝸牛巷。</p>	<p>葉石濤小說裡的蝸牛巷為虛構地名，實為於永福國小對面的巷子，被捕前，葉老曾居住於此。現為台南市極具特色的文化觀光地景。</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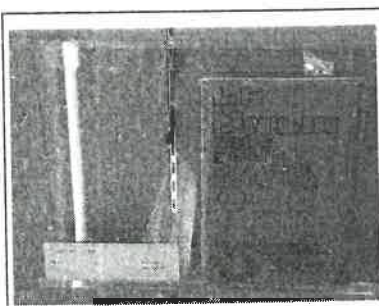
1949-1951 年，葉石濤任教台南永福國小教師，現今永福國小旁的小巷牆面還繪製一些美妙的音樂意象與葉老文字，呈現其對音樂的熱愛。

葫蘆巷位於祀典武廟與大天后宮前的一條盲腸般小巷。因曾開設許多算命館，又稱算命巷。〈葫蘆巷春夢〉裡的男主角銅鐘仔即租賃於此。

1951-1954 年，葉石濤因「知匪不報」罪名判刑五年，坐牢三年。在其自撰的寫作年表陳其事曰：「因事辭去永福國小教職。杜門不出，自修自學三年。」

燃燒的臉頰：楊熾昌（圖/文 顧蕙倩）

		
<p>2017年夏天，台北師大附中語資班同學在閱讀楊熾昌作品同時，與台南一中語資班同學進行課程交流，並走訪楊熾昌的母校。</p>	<p>1924年，楊熾昌十五歲，考入台南州立第二中學，即今台南一中前身。</p>	<p>1916年，楊熾昌就讀台南縣第二公學校就讀，即今日的立人國小。</p>
		
<p>1933年，楊熾昌擔任《臺南新報》文藝欄主編，社址位於本町三丁目二三四番，即今日民權路、民生路、忠義路與永福路圍城的地區一帶，與古蹟陳聚堂相鄰。</p>	<p>1947年，228事件爆發，三月三十一日，楊熾昌被安上一個叛亂罪名，送進台南監獄，即今日西門路上的新光三越百貨。</p>	<p>日治時期，中正路稱為「銀座通」，屬末廣町，雕飾華麗的西式洋樓井然有序，著名的林百貨即位於此地，楊熾昌將府城的蒙太奇般的文明烙印成詩句。</p>



1933年超現實主義在日本文壇掀起一股浪潮，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楊熾昌適逢其盛，感受到超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潮，將其引進台灣。1933年秋天，與張良典（又名丘英二）、李張瑞（利野蒼）、林永修（林修二）等人合組風車詩社，創辦機關雜誌《Le Moulin》。詩社、詩刊壽命為時不長，編了四期，1934年九月廢刊。（攝自齊東詩舍展覽會場）

1936年，楊熾昌為照顧年邁母親，調回台灣日日新報臺南支社，社址是錦町二丁目七七番地，即今日民生路一段，介於永福路與忠義路之間。

1908年11月29日，楊熾昌出生於台南州小北仔大銃街尾。父親楊宜綠為南社詩人，六歲時，父親便親自教其漢學。

雙人行到青春嶺-陳秀喜（圖/文 顧蕙倩）



自 1978 年住進關子嶺，陳秀喜便一直想種大鄧伯花，經以剪枝插花方式失敗後，便積極請教專家，終於種植成功。從此，笠園的陽台不時盛放著大鄧伯花，把笠園綠化得非常美麗，也吸引了許多路過的人，來訪的朋友也喜歡在花下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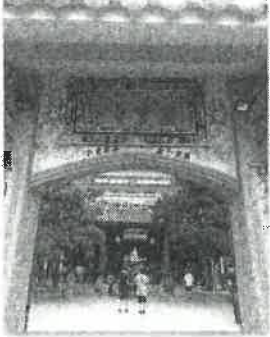



為了維繫社務，努力提供精神與財力的支持，確立詩社營運方向，為社員揭開詩界詩壇的門，1978 年 11 月，陳秀喜選擇關子嶺的山上安置自己。將嶺頂花園取名「笠園」。



大仙寺位於關子嶺枕頭山西麓，當地人稱此為舊岩，稱距此不遠的碧雲寺為新岩，傳說兩寺地理也是相互關聯。大仙寺為「仙人拋網」靈地，碧雲寺為「半壁吊燈火」靈穴，兩處一脈，靈光互映。



<p>水火同源，是一處水與火共存的自然景色，位於關子嶺風景區，枕頭山麓西南側，六重溪斷層附近上脊斜軸部上的石壁。壁上冒出的天然氣可使點燃的火焰不熄滅，同時又有泉水從崖壁細縫中潺潺流出，火噴其間，形成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的特別景觀。</p>	<p>只要是過著嶺上的歲月，陳秀喜都是每天五點半起床就去拔草的工人，餵雞、種花、種南瓜、澆水等，過著山中人一般的生活。</p>	<p>來訪的朋友說笠園是世外桃源，詩情似乎也隨著嶺上的白雲四處飄散，有時落雨，滋潤大地，有時無雲，清朗自在。</p>
		
<p>1978年，陳秀喜來到關子嶺，定居嶺上，花園曾一片的荒煙蔓草，經一字字的朝雲暮雨，一畦畦的筆耕墨耘，開始一片片的拾回破碎的自己，建構屬於自己的青春嶺花園。</p>	<p>碧雲寺座落於台南市關仔嶺半山腰中，背倚秀麗的枕頭山，面迎廣闊的嘉南平原，四周碧綠青翠，雲煙縹緲，「水火同源」與本寺同屬一脈源，地下蘊涵豐富天然氣，故名「火山碧雲寺」。</p>	<p>這首〈關仔嶺之戀〉由吳晉淮作曲，陳行昌（掛名許正照）填詞的名曲，曾經傳唱全臺灣，觸動世世代代戀人的心弦，更為關子嶺增添了無限浪漫的想像：</p> <p>嶺頂春風吹微微 滿山花開正當時 蝴蝶多情飛相隨 啊娘呀對阮有情意 啊 正好春遊碧雲寺</p>

第一章、玫瑰新樂園：楊逵

在夢想的城裡，他是個年輕人；他抵達伊希多拉的時候卻是個老頭。在廣場的牆腳，老頭們靜坐著看年輕人走過；他跟他們並排坐在一起。欲望已經變成記憶。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玫瑰一致楊逵

我的玫瑰寫在大地上
一座孤巖，長成
時間的模樣
拾起
破碎的星光
每一盞燈，都是
看不到的方向
等待日出，那是
我們的家

隨我一起遠眺
家鄉
親愛的家鄉，你
是否無恙
浪花在夢裡發着光
綴起
思念的方向

我的玫瑰
寫在每座孤島上
寫成
一整座山川與海洋
山風吹不倒
悲傷
堅定如刺

朵朵
盛放

一、玫瑰

你在綠島為我寫了一篇〈春光關不住〉。

綠島的十年，我的模樣依然沒什麼改變。

每一篇寄不出的家書，你寫給自己，也寫出了我的形象。自此以前，我只是花園裡的任何一株花、一棵植物，自此以後，你的樂觀，你的孤獨，你的自強不息，都成了滋養我的沃土，不論在哪一片土地，我都能生長，先天或是後天環境的條件好壞，都不再成為我放棄自己的理由。

凍不僵、壓不扁的玫瑰，屬於常綠灌木，可以在不同的年代再生，這就是我的特質。你曾說「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雖然到處碰壁，卻未曾凍僵」，在你的文字裡，我一直幻化成不同名字。

用鋤頭在大地上寫詩，用筆寫下生靈的悲喜，我也一直成為你心頭永生的精靈。

我總是能感受你那笑過之後，感到一種類乎哀愁、惆悵的感覺，你曾說過，那是由於可笑而笑，或者因為有趣而笑過之後，接著就必然為這種類乎哀愁的感覺所襲。我知道，當你在獄中，寫信給甫出世的孫子時，那眼睛流露着的，就是那久久壓抑着的天真。對你而言，雖已是遙遠的過去事了，但僅僅那一刻，卻也讓我憶起初識你的那天。你臉上的笑容，我至今難忘。

這篇〈春光關不住〉你寫於綠島監獄，1957年六月發表於《新生月刊》，故事裡的林建文是一個娃娃兵，這個正值求學階段的年輕人，被迫到山邊海角各基地去做日本帝國的「礎石」，只為了效忠天皇，為了無情的戰爭。是林建文在牆角發

現了我，丟下了手中的圓鋤，興奮地大叫著，「喂，你看！」尋着他的視線，我也看到了不只是他眼中興奮的神情，一群娃娃兵也圍攏過來，哇哇的叫著，個個臉上都容光煥發。我只是一株玫瑰花呀，為什麼從他們的眼神裡我看到了不曾見過的生命光彩？

這樣渺小的我呀，你在小說的世界裡將我從又大又厚重的水泥塊底掙脫了出來，你這麼寫著：

「這個是什麼？」我蹲下去一看，看到了被水泥快壓在底下的一棵玫瑰花。被壓得密密的，竟從小小的縫間抽出一些芽，還長出一個拇指大的花苞。

我覺得這很有意思，便同他協力把那水泥塊推開了。下面出現了一株被壓得扁扁的玫瑰花。

從此暗無天日的日子已永遠離我而去了。即使往後的日子裡我依然不免有活得辛苦之時，但我知道自己總會找到生命的縫隙，興起一個又一個絕處逢生的信念，抽出一朵朵美麗的花苞。也許是林建文的眼淚喚醒了我吧，原以為自己活得卑賤，生命的價值也是一文不值，看到他的眼淚從眼眶溢匯著流下來，從那兩條淚痕，我也清楚看到了自己被壓在水泥塊底下的瘦弱枝條，還看到那從小小的縫間抽出來的那一個自己。

身為小說家筆下的我，不僅形象描摹的栩栩如生，更有諸多連我自己都無法想象的言外之意，天呀，我不過就是一株花，生在「天道無親」的大自然裡，而你，使我又誕生了另一株不一樣的生命個體。我成了你的另一個靈魂，鼓舞了你，也激勵了普羅大眾，不管什麼時代，任何境遇，只要是生活在不公階級壓力、不平社會制度下的人們，我就是心的希望，隨時可以發芽，不怕雨雪風霜。

我真高興，並不是為了取得這麼一株玫瑰花。我家裏種著很多的花卉，比這還要名貴的也不少。我所以感到高興的是，它給我一個「春光關不住」的啟示。在很重的水泥塊底下，它竟能找出這麼一條小小的縫，抽出枝條來，還長著這麼一個大花苞，象徵著在日本軍閥鐵蹄下的台灣人民的心。

二、阿片仙

1906年十月十八日，你出生於台南州大目降街，也就是現在的台南市新化區新化街上，父楊鼻，母蘇足，本名楊貴。

你小時候家貧，體弱多病，遲至1915年始進入新化公學校。因身材凌弱，被同學取笑，綽號叫「阿片仙」。瘦弱的身體多少孕育了你有著溫和的個性與反暴力之思想吧，即便成年之後的你參加任何的組織或是社會運動，你的實踐方式從來都不是激進的抗爭，更非極端革命思想，而是維持一貫的中間偏左翼路線，我想我能理解，你帶著一支筆，以一種溫和前進的一貫步伐，與社會大眾一起同聲同氣，一如站在山頂或是崖邊依然含苞待放的我族類，哪裡有普羅人民，哪裡就有你。

所以你塑造了我，一個永生的我，不是開在浪漫主義的花園，憑藉想像的力量綻放美麗的雲端，也不是插在新感覺派的精緻瓷花瓶裡，日日澆灌着絕美的淚滴，而是綻放在無人注意的角落，任憑環境多麼不堪，世道多麼險峻，你在世間種下一株玫瑰，也在人們的心中永遠綻放，日日飄散着生命的清香。

在你提出的藝術批評準則裡，曾指出：「所謂小說，本來目的是賦予某一個主題生命，以幾個事件和各形各色的人物來組成，並不是一成不變按事實來寫。因此寫小說時，…就是需要說謊的天才。」對你而言，文學作品有其整體性的結構，在於完整地反映社會大眾的現實，但你的文學創作立場，並非封閉於現實主義，你容許想像與虛構可以融入創作之中，將文學作品提升於意識創生之上，走入藝術殿堂，讓我得以永恆。

即便是作品中不免有你跳出來說說話的橋段，我還是覺得非常親切，讓我憶起陪在你身邊的每段時光，一起參加社會運動、演講活動、讀書會，甚至是一次次被捕入獄的日子，你總是溫和而堅定地陳述這你的理念，即使被迫離開或是自我選擇離去，你依然一鋤一鋤的耕耘着心中的那片花園。

「人生固然有許多艱難困苦；特別在異族侵佔之下；但我總覺得，只要不慌不

忙，經常保持鎮靜，就是被關在黑壓壓的深坑裏，時間也會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這一棵重重地被壓在水泥塊底下的玫瑰花的故事，不是蠻有意思嗎？」

我一直活在你的心裡。

我能了解自探頭望見裂瓦縫隙外的世界時，自己即使擁有鮮麗的外表，若不能依着泥土充滿韌性的活著，折了枝桠失了生命是遲早的事！尤其當幼年的你因為老師賦予你的任務，來到日本人念的新化尋常小學校，親眼看到台灣人念的公學校與小學校的天壤之別，幼小的心靈油然竄升着無名的悲哀。

當時幼小的你也許還不知道在同樣的土地上，雖然民族的悲劇讓台灣人民受苦受難，只要擁有不屈不撓的意志力，即使沈重的巨石壓在一朵鮮花上，生命依然能為自己找到縫隙，奮力開出新綠的芽罷？公學校就讀期間，你在沼川定雄老師的指導下，開啓了文學閱讀的世界，也讓自己進入了生命中另一個嶄新的領域。你開始閱讀雨果的《悲慘世界》，那改過自新的尚萬強，那為一塊麵包入獄十九年的尚萬強，深植你心，更化為小說作品裡不同人物的原型，你永遠記得雨果的話：「有一類人，就好像海中的蝦一樣，在潮流的拍打中，只是後退，從不前進」。

你的小說，甚至你的人生，不就在一一詮釋人們存活在這樣的「悲慘世界」裡？即使是人在歷史的洪流中是那樣的微不足道，而悲慘的是無論你將這個故事放在哪朝哪代，這樣的故事一樣都會發生。

所以你是逐漸明白的，你知道必須堅信一些真理，一些最珍貴的人性，一些自給自足的生命力。

「所有的善良，都有它醜惡的一面，是我們所唾棄的；同時也有它卓絕的一面，是我們所崇敬的。」這就是雨果洞悉之下的人性，也是我在你的小說裡看到的每一朵玫瑰。

1915年噍吧年事件發生，又稱「余清芳事件」、「玉井事件」、「西來庵事件」，領導人為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此次事件造成玉井、楠西、南化、左鎮及周邊地區村莊遭遇日軍毀滅性屠村人口銳減部分村莊甚至滅村，受創極深，是臺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也是臺灣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抗日的重要事件。那時你不滿十歲，你的長兄被征調當軍伕，日軍鎮壓台灣人民的砲車軍隊轟隆隆的經過現今中山路與大同街口，就在你的家門，你從門縫窺見其景，你當下遭受到極大的衝擊，對你後來一生之思想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

當時的抗日志士蘇有志不僅是新化人，更是你母親的遠房親戚，你目睹這一切，讀中學時，你還親自前往噍吧年，眼見當地只剩老弱婦孺，幾乎看不到成年男子。長大後，你讀了一本日本人編的《台灣匪誌》，其中記錄了包括噍吧年事件在內的十餘次「匪亂」。日本人竟然可以如此的扭曲台灣人的抗爭精神！當時的你受到極大的衝擊，這也深深啓發了你，埋下了日後期許自己成為一名「人道的社會主義者」的種子。

三、大目降街

舊家的對面，就是童養媳梁氏的家，你最後拒絕了這一樁舊式的婚約，寧願中斷台南州立二中的學業，十九歲的你東渡赴日讀書，寄回家的第一封信就是要求解除婚約。

你勇敢為自己的婚姻做主，成為自己生命的主宰，一如你的作品〈送報伕〉，雖然主角楊君與許多受迫害的派報員一樣遭遇資方的迫害，但是他們彼此聯結，不願妥協，採取罷工手段爭取自己應有權益，最終成功推翻老闆的無理傾壓，獲得可貴的勝利。一字一句都是鮮血般的控訴，都是你在日本親身的體驗，但這不只是你個人的血淚，你將它置身於民族命運的鎖鏈間，彼此牽繫着，你沈重的書寫著，「這寶島，在日本帝國主已的統治下，表面雖然裝得富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人的血膿迸流！」

這是〈送報伙〉的最後一段，從日本殖民國的視野回看自己的家鄉，你深切知道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有多少辛苦生活的市井小民，他們也許不識字，看不懂你寫的文學作品，但是，他們擁有高貴的情操，更有著獨一無二的靈魂，然而這些在殖民者的眼裡一文不值，人命低賤如草芥，如果不靠自身堅定的意志與清明的思想，如何能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生存？多麼可貴的人道主義者，你並不在意國籍的名稱，凡是人都有值得受人尊重的權利，即使是日本人，你都能以持平的態度看待他們。你在〈送報伙〉寫的田中君，明明自己有沒有多餘的錢，卻願意借給主角，「我這樣地煩悶地想著，靠在壁上坐著，從窗子望著大路，預備好了到學校去的田中君，把一隻五十錢的角子夾在兩個指頭中間，對我說：『這借給你，拿著吃午飯罷。明後日再想法子。』」

1932年，你的小說〈送報伙〉經賴和之手，刊載於臺灣新民報，後半部遭禁，後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這是台灣作家首次成功進軍日本的中央文壇，也讓你更堅定無畏地肩負起歷史所留給你的重責大任。

十四歲的你，曾在接新化街上親眼目睹一個名叫楊傳的小販當街被日警打死的慘劇。他是個單身漢，曾受過你的父親照顧，有時在路上走賣商品，只要有人叫喚他，他就會停下來進行買賣，因此遭受日本警察取締。當天日本警察居然生起氣來，動手將他毆打致死。這就是從小長大的新化，你自小就在新化街生活著，對於市井小民的艱苦生活有著深切的體察。

你的小說裡不時可見新化街老百姓生活的縮影，〈無醫村〉裡讓我印象深刻難忘的是跟著小說裡的「我」一起從大街漂亮的的高樓大廈走進一條胡同，再拐幾個彎，景象怎麼一切都不一樣了，後面竟有這麼骯髒的聚落，完全是另外一種世界，走進一間半傾的草屋，黑沈沈、陰氣森森的，像洞窟一般，地上鋪著木板，那上面躺著一個人動都不動一下，「我」才伸手量了病人的脈息，病人竟微微的痙攣幾下就斷了氣。你描寫街上的名醫只為有錢人診治，還壟斷大部分的醫療資源，窮苦的百姓不僅沒錢看診，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親人一一死去，真慘呀，窮人是要死亡證明書時才叫醫生的。

你的父親楊鼻經營錫店，是一個沈靜而溫和的工匠，當地人都叫他是「鼻師」，製作錫器、燭台、祭具等日常用品來販售，你曾在回憶錄裡描述錫器製作的流程，「工作的過程大約是將那時裝煤油的鐵桶收購回來，再將銜接鐵桶上的錫器以火燒熔，錫料即熔開濾下，把這些濾下的錫料集起來，就是製造原料用來做燭台、祭具、香爐、酒瓶等物品出售，賺一點蠅頭小利。」

看著父親日日辛苦操作，你自己也曾試著操作，卻曾因未將鐵桶裡的煤油倒乾淨，引發了轟燒，還灼傷了自己左手臂。現在的新化區內僅有一家手工打鐵店，位於市場內，看著老闆以傳統手工的製法打造鐵器，忍著高溫，在鼓風爐中，一一夾起燒紅的鐵塊，再以厚重的鐵錘來回反覆地敲打，店內擺放著，為的就是鍛煉出鋼鐵的韌性與剛性。店裡還擺放著一具具客人請託修補的鐮刀、菜刀，從殘缺的絕境到浴火重生，一一煥然如新。

我想起了你，想起你充滿韌性與剛性的一生，小時候的你，是否來來回回地走著這條新化老街，不僅這些與你朝夕相處的街坊鄰居深深烙印在你的心裡，你還牢牢記得這些胼手胝足的百工圖像，他們一聲一聲鏗鏗的敲打聲，以自己的雙手規律而堅定地完成工作，你一鋤一鋤耕耘腳下的泥土，以自己的汗水安靜而執著地照養自己與家人；他們一塊一塊鎔融的燒着鐵塊，以極度的燃燒瓦解原本破敗的身軀，重新打造全新的生命，你一筆一筆書寫現世的不堪與悲哀，以自己的淚水灌溉一片理想的新世界。

我看著你的每段生命歷程，一篇篇辛勤耕耘的文字將這不堪的世界一一丟進熔爐裡，重新熔鑄，我知道這些文字曾經的模樣，但是經過你韌性而執意的錘鍊，歷史曾經的悲傷，人性歷經的折磨，都在這些文字的不斷敲打中，呈現浴火重生、獨一無二的生命。

像這條新化老街一般，現在人們口中的「新化老街」，從中山路、中正路口至和平街口，原本包括了中正路（西邊街）與中山路（南邊街）兩條老街，兩條路交會之處稱為「三角湧」，為昔日山區集貨買賣的轉運站，可惜中山路老街屋已在 1995 年的道路拓寬工程中被拆除，僅餘中正路上的老街屋。老街離你的老家不

遠，在你的記憶裡，你曾說，「我住的新化街，一般的生意人生活大致都還可以。現在記得起來的是當時的街上，有鐵材行、有棺材行、雜貨店、做木桶的，也有類似茶室的妓院。」當時的生活場景，一步一步都是來自生活所需，即便是1921年，也就是在你讀台南一中分部（今新化高中）的時候，新化街道的景觀也因居民的個人需求，逐漸開始有了巨大的轉變。這一年，第一棟的洋樓開始興建，那是位於現在中正路四三五號的布行，當時是由林茂己自己花錢請專門建造西式洋樓的師傅精心打造的，三千元的資金，完成了至今令人讚嘆不已的做工，華麗典雅的巴洛克式屋面，不僅引起當地百姓的關注，附近鄰居也紛紛仿效起來，到了1926年，中正路的西邊便陸續矗立着一整排裝飾華美的樓面，形成今日遊人如織的觀光景點。

昔日的街屋，今日精彩光亮的洋樓街景，你曾在老家斜對面的觀音亭前廣場度過童年，你曾在窘迫的生活環境與死亡的陰影下看到了什麼。我也因為你彷彿看到了什麼，看著一群群盈溢着歡樂笑聲的遊人自我身邊經過，我在街角一隅獨自與光影同在，細數日日挪移的光影與中山路小巷外精緻的洋樓相映成趣，而小巷內的觀音亭依然默默屹立着，祀奉觀音廳堂外那一方廣場任午後陽光灼燒得熾熱難耐，廣場顯得空蕩到令人喘不過氣。

充滿歷史聲音的廣場，時間沖刷了曾經的傷痛，而你，卻深深烙印在心底。你曾說兒時記憶裡鐵蹄踏過觀音亭前的印象永遠難忘，「這種因為大肆屠殺生命所帶來的恐怖的印象，在我後來的一生當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不管在從事反對日人的社會運動，抑或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中，使我始終反對以武力、暴力來作為解決問題的意圖。」

而你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一次次的人獄，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時期，從台灣到日本，一座座有形的監獄，禁錮不了你追求真理的靈魂。那觀音亭偌大的廣場，一雙年少時的眼穿透香火氤氳的聖地，你看透殖民地老百姓的悲劇。你知道，世界再大，人們的貪婪與不公將永無止境，一方廣場、一張稿紙、一畦花圃，未來的你願意牢牢守候這

片土地，以樂觀的信念耕耘悲苦的歷史焦土，直到開出一朵朵美麗的玫瑰。我曾靜靜的綻放在廣場一隅，想起你在晚年回憶時曾經以「人道的社會主義者」一詞自我定位，以這樣的命名總結你畢生的左翼道路，溫和而堅定的實踐，一如此刻靜靜的廣場，不論歷史幾番寒暑春秋，守住心中的信仰，四季恆新。

四、馬拉松精神

十九歲的你隻身東渡赴日讀書。1925年，經過檢定考試，你考入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能科夜間部。

1920年代正是大正時期，那是民主自由的日本，在政治和社會制度上向西方看齊，日常生活也逐漸的西化的年代。當時在東京街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咖啡廳，除了咖啡外，人們也開始懂得享用洋風料理。這些變化可以追溯到1914年，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火延燒歐洲整整四年，讓歐洲的對外貿易，包括原料和加工產品的出口，都遭受到嚴重的衝擊。而大戰期間未受波及的日本接獲大量國外訂單，取代歐洲成為世界外銷工廠，特別是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因為戰爭物資的需求，突飛猛進地成長，東亞經濟發展的絕妙契機，帶動日本境內大眾文化的興盛。

然而燦爛的表象下，卻是資本主義的不斷擴張，社會矛盾不斷地產生，勞資的爭議紛紛竄生，雖然迎接了前所未有的好景氣，經濟的快速發展，也逐漸改變社會的結構。彼時藝文界興起新感覺派，對你卻不曾產生刺激，反而寫出了你的〈送報伙〉！

同一時期的台灣也進入風起雲湧的變化。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左右兩派知識分子都同時得到了發展的根據地。1926年你的〈自由勞動者的手記〉一文刊載於東京記者聯盟機關雜誌《號外》，這是你的第一筆稿費呢。同年「台灣農民組合」成立之後，農民反抗的力量抬頭，意識形態的相互對峙逐漸明顯。這種發展，導致1927年文協的分裂，使左派青年掌握了文協的領導權。而那一年你在日本參加朝鮮人的演講會，第一次被捕。後為了響應台灣農民組合的召喚，你毅然停止了學業，東裝回臺。

在臺北文化協會你認識當時社會與政治運動領袖連溫卿，並參加民眾演講會。也造訪鳳山農民組合領導人簡吉，在此認識你的夫人葉陶女士，隨即參加全島之巡迴演講會。後起草臺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大會宣言，第二次被捕。

其實 1928 年六月農民組合在台中召開中央委員會，會中你被批判為混亂組合的領導，遭到除名，我絲毫不意外。你對於農民組合的問題，始終堅持合法的路線，絕不進行冒進的階級鬥爭。縱然被迫退出農民組合的陣營，你仍然活躍於殖民地抵抗運動，以文學形式延續反抗的精神，以相互包容的穩重路線，對壓迫的地方進行反抗行動，實踐「人道的社會主義者」的真諦。

你曾在一次訪問中，為自己一生的奮鬥做了這樣的結論：「這一生我的努力，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和和平。我沒有絕望過，也不曾被擊倒過：主要由於我心中有股能源，它使我在糾紛的人世中學會沉思，在挫折來時更加振作，苦難前露微笑，即使到處碰壁也不致被凍僵。」看著你一封封未曾寄出的綠島家書，那些能源在你心底，支撐著你的身體與意志，也支撐著你無法善盡父親責任的無奈。

1951 年，你被送往綠島監獄。

還記得 1958 年的一月十二日，你寫了一封好長的信給兒子，一封明知無法寄出的信，你就是不在乎獄中 300 字的限制，無非是寫給自己，另一方面想著這樣也算做到善盡父親的責任罷！這信的一開始就寫著：「近來你的信都充滿著悲觀、憂悶、頹喪的氣氛，叫我很擔心，也覺得很慚愧。」我看著你幾度停筆，久久不能自己，然而落筆處，依然是充滿堅毅而樂觀的語氣。

「我也曾同你們說過，對於我自己，我一直是很樂觀的。但每次接到你陷在憂悒苦悶的消息，我這一面樂觀的鏡子便會帶上了陰影，只有你們樂觀的音信，才能把它拭得乾淨明亮。這樣的顧慮，做一個朋友也許是不錯的吧！但做一個爸爸，顯然有虧。」

綠島的冬天其實並不舒服，那天，風特別強勁，你在耕作翻土中發現了我，你將我養植在一畦孤獨的土地上，那是懸崖一角，面向一望無際的海洋。

當時因為犯人得負責自己所有起居飲食，無論是食糧種植、動物圈養，更要建造圍籬，以大量辛苦的勞動換取生活所需。因為寢室空間只能負荷 20% 的犯人休息，因此在勞動處罰後，大家都得輪流休息。你總將休息的時間拿來陪伴我，有時是為我剪枝修葉，有時是將我身邊漫蕪的雜草一一根除，你喜歡安安靜靜地坐在我身邊，不發一語，你在沈思，時間仿佛暫停，島上的潮聲也安靜了，時間加諸我身上的孤寂也瞬間消失。

一次次地剝奪你的自由，只為你堅持面對自己的理想，你就必須與當局抵抗，你就必須付出代價。難道你的心中沒有任何怨懟嗎？

你時常來到我身邊，寫著一封封家書，也繪出了我的模樣，你希望以我的盛放代替你遠離家人的苦楚，讓你在這座孤絕的島嶼裡能夠繼續好好活著，成為家人的精神支柱。有時，驚人的海潮迎面襲來，幾乎就要將我吞噬，我身心極度絕望，你又不在我的身旁，我極力地呼喊，多希望你能聽見。但是，你不能來，聽不見我的吶喊，我知道，我還是得活下來，為了你，這土地再苦再鹹，這懸崖再無助再孤絕，我還是要相信自己，相信我這朵玫瑰，不管種在哪兒，不管是誰的照顧，只因我是一朵玫瑰，只要我有一方土地，有陽光、空氣和水，我就能存活。

「馬拉松精神是什麼？就是烏龜的精神，也是愚公移山的精神。」

「宇宙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把我們的命運註定的。我想貢獻給你『自強不息』四個字。這是我領到的錦標上所題的，我相信我們都需要它。（46.11.15 家書）

「我是雷公打不死了，天大的事情也不能騷擾我心，你有什麼困難，有什麼難於排遣的新式儘管照實告訴我吧！」（46.11.16 家書）

「春天又到了，你理想之牙也該萌了。」（46.12.20 家書）

「天天跑五千，骨硬皮肉堅，不怕寒流凍，不怕烈日煎——這是我的生活信條。」

「這樣便是有用之材，就是一支針，一把剪刀也是好的，何必一定要做棟樑

呢？」（46.12.20 家書）

「前信你引拿破崙的狂妄之言，說你會這樣做的，這是誤解了我的意思。歷史已經證明它是錯了，違背了自然法則與歷史法則的事情，終竟是不可能成功的。」

（47.1.4 家書）

「樂觀在人生是最要緊的，只要能夠樂觀，物質上、工作上多吃一點苦，也可以從安慰中得到了補償。」（46.12.6 家書）

「這花香會把我們帶回十年前那一家團圓滿屋花香的快樂世界的，你說妙不妙？」（46.12.28 家書）

我看著你，有時你來到我身邊會念著一封封的家書，在綠島監獄的十年，我看著你依然寫作不輟，有詩一首〈八月十五那一天〉、〈光復話當年〉、〈家書〉、〈半罐水叮咚響〉、〈永遠不老的人〉、〈春天就要到了〉、〈我的小先生〉、〈百合〉、〈青年〉、〈談青年〉〈園丁日記〉〈智慧之門將要開了〉〈太太帶來了好消息〉〈自強不息〉〈春光關不住〉等，分別發表於〈新生活壁報〉與〈新生月刊〉，另有劇本〈牛犁分家〉在綠島監獄公演。

你一直很喜歡音樂，小時候二哥喜好音樂深深影響着你，在一九五六年於綠島中正堂演出〈牛犁分家〉，劇本設計成歌舞劇的形式，讓和你一樣的受刑人能夠從音樂歌聲中毫無阻礙的欣賞你的作品。

我和你一樣來自農村角落，你將劇本的地點安排在臺灣農村，時間是在民國卅二年春天的一個黃昏。

地點是林耕南家的前庭，劇本裡你細心單排着農村生活的佈景，舞台右邊是林耕南的草房前門，草房邊一棵大樹，大樹下一隻水泥桌子幾隻椅子，左邊後面通田園，前面通公路。幕開時，幾個附近農家的男女小孩圍在水泥桌唸書寫字。我好喜歡故事的開始，那不就是理想的「大同世界」嗎？小孩甲唱著：「春天到了，草木青」，小孩乙接著唱著：「家家戶戶，忙春耕」，小孩丙也歡喜跟著：「大小動手、耕地播種」，小孩丁哼着：「勤勤儉儉，合力經營」，大家一同齊聲唱出日常的美好生活：「開拓荒地，創造美麗的田園」。

劇中那個林耕南不就是你嗎？就在自己的庭園，他獨吟着「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與首陽？」只要能自力更生，不要看執政者的嘴臉，這是多麼快樂，多麼有意思的一天啊！

可是這麼簡單的想法卻完全由不得自己。當耕田的牛也被強行徵收時，他告訴自己要活下去，也告訴媳婦：「來吧！你拿犁，我可當牛拖！（把衣服脫掉，當牛拉犁）把犁拿好了，我拖！」林耕南只能一面耕地一面唱着：忍耐辛苦做完工，好像松柏挨過多，霜雪一過春就來，重獲團圓真溫暖。

在歌舞聲戛然而止時，你設計照明特別光亮，幕慢慢落下。

你透過林耕南的口氣說出你的理想，「教書，我是願意的，教人子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要是，每個青年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國家民族便會富強起來，國土一定不會淪陷。大家免得做人家的奴隸，自由自主，可以過著和平溫暖富足的生活。這多麼好呀！」我不知道當時台下的受刑人是否與你有相同的信念，但我想他們是懂的，當他們看到劇中日警拿出兩條寫著「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紅布條，強套在大牛與鐵犁的肩上時，這些被剝奪自由的犯人，內心的酸楚必是被重重一擊的。

只是這一切你將他們的歲月安置在日據時代，好讓這些和你一樣命運的悲苦人呀，暫時離開現世的苦難吧，像我一樣，不管你將我置身在黃花缸，或是任何一處禁錮的荒原，哪裡，都會是我繼續生根發芽的地方。

綠島，一座海與山丘並存的小小島嶼，土地是來自海底火山爆發、冷卻後的熔岩組成。

時間，讓大自然得以在綠島呈現出獨特風貌，島上主要的安山岩以黏稠度大、流動不易為特色，火山爆裂式的噴發，形成今日大小不一的錐形山勢。人們總說奇岩怪石，是這島上最令人讚嘆的自然力量，我卻覺得是曾

經受到禁錮的你與夥伴們，讓這座島嶼永遠矗立着一座座傲岸的靈魂。

1961年你回到台灣本島，翌年你開始用一鋤一鋤的勞動在東海花園寫出一首又一首美麗的生命之詩，並將我置身於花園裡，與眾生共度春秋。你說自己是「默默的園丁，依舊是默默地工作著」，你喜歡這份工作，你喜歡用血汗換來的生活。

而今，我在大度山上，你和妻子的墓前，身旁的和平宣言字字刻在石上，歷史終將逝去，理想的花朵生生不息。想著你辛勤不懈的耕耘，不論身為農夫或是一名文學工作者，你一生堅持著的信念，仿佛就在這首1977年寫的〈三個臭皮匠〉一詩裡綻放如新：

大肚似海洋
水清可見底
大度山不是臥龍崗
黃袍在故宮
龍種早已絕
好好學挖地
深深挖下去
好讓根群能紮實
我是臭皮匠
你是臭皮匠
三個臭皮匠
協力幹下去
地是我們的
流汗流血
祖先拓荒的
國土是我們的
流汗流血祖先拓荒的
愚公一代
愚公二代

愚公三代
繼續墾下去
紮根幹下去
創建新樂園